

7月11日至7月19日,顺义区“二胡”即胡亚东、胡亚风兄弟黑势力团伙,开始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受审。北京市检察机关共指控34名被告,制造53起案件,二胡团伙,其中包括胡亚东与其弟弟胡亚风,一名城管队长和一名律师。另有三名涉案警察,被另案处理。

按检方指控,此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首起黑社会案件。如果所控成立,作为“首领”,胡氏兄弟将要为整个团伙的十三宗罪负责。胡氏兄弟,生于顺义,发迹于顺义,从其买通警察为其开脱罪责开始,至少在顺义横行十年之久。



# 北京首例黑社会案调查：3警察涉案 黑帮兄弟10年犯13宗罪

## 【首起凶案】 割掉受害人近1/2的右耳

直到十年之后,受害人张国立在法庭上见到胡亚东时,胡亚东一直没有因此案得到任何惩处。

7月11日9时,张国立走进法庭,一眼就看到了被告席上的胡亚东。“他剃个光头,仍旧一副很神气的样子。”张国立说。张国立近1/2的右耳,是胡亚东派人割掉的。事隔10年,张国立作为胡亚东团伙案的受害人,再次与他相见。

张国立故意伤害案,是检方指控的二胡兄弟团伙案的首起罪行。

事情发生在1996年8月5日。这一天下午,像往常一样,张国立驾驶着吉普车从单位下班回家,在途中,他的车被三名男子拦住。他们称自己的车抛锚,请张国立帮忙修车。“我没多想,就下去了。”张国立会修车,他是一家公司的汽车修理班班长。

当他走近停在路上的桑塔纳轿车时,突然被一人抱住,其中一人从车上取来事前准备好的长约一尺的刀子和铁棍,三人一起猛攻张国立。张国立臀部被扎伤,右

耳近1/2的耳廓被割掉。

事后,张国立知道,用刀子扎伤他的男子名叫张振宇,另外两人名叫王洪庆与姚顺勇。“他们是胡亚东唆使的。”张国立很快知道,三人都是胡亚东的“马仔”。

当时,胡亚东是顺义县东东汽车修理厂的老板,张国立所在的厂家是这家汽修厂的客户。“他们开出的价格太高,或者要换一些大零件,有好几次都被我驳回了。”张国立说。

检方指控,胡亚东正是因此对张国立怀恨在心,遂指使该厂两名临时工与其所雇司机对张国立进行报复。殴打张国立当晚,王洪庆、张振宇便被警方擒获。

1996年12月,王洪庆和张振宇被判刑。姚顺勇在逃,后来归案,也被依法判决。判决书称,胡亚东当时在逃。直到十年之后,张国立在法庭上见到胡亚东,他一直没有因此案得到任何惩处。

## 【警匪勾结】 金钱收买看守民警、预审员

“大家都说,胡亚东在顺义没有哪儿说不进话的。不管啥事,一托他,就成了。”

张国立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在“打理”他的案子过程中,胡亚东结识了两名警察和一名律师。此三人均在二胡团伙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年间,胡亚东未受惩处,事出有因。根据检察机关出具的起诉书,1996年,胡亚东因故意伤害张国立负案在逃,为了串供,胡亚东收买了时任顺义县看守所民警的郑葛,指使手下利用郑葛值班的时机,与在押的嫌疑人王洪庆、张振宇见面,以此包庇胡亚东的犯罪行为。

另一被买通的民警是原顺义县公安分局预审员刘海军。当时,胡亚东伤害张国立案子由其承办。1997年12月24日,胡亚东得知刘海军欲购买住房,向其行贿7万元。

以钱开道,胡亚东手眼通天,也因此赢得了“讲义气”的江湖名声。前鲁村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老党员说,当时村里曾有三人被拘留,按照规定,拘留期间不能探视,但是,“到胡亚东那里一说,便能进拘留所去探视了”。

“大家都说,胡亚东在顺义没有哪儿说不进话的。不管啥事,一托他,就成了。”这位老党员说。

二胡团伙中,还有一名“法律顾问”——北京律师张秋臣,在张国立案中,张秋臣是张振宇的辩护律师,“在他们团伙中扮演起法律顾问的角色”。在出谋划策之外,张秋臣也直接参与了二胡团伙的犯罪活动。检方指控,2003年5、6月间,胡亚东、张秋臣以王福友曾委托张秋臣为在司法机关羁押审查的刘顺林提供法律帮助为由,在顺义区木林粮库饭店内,向王福友强行索要人民币8万元。在二胡团伙被打掉半年之后,张秋臣也因敲诈勒索案发。此次,他也与胡亚东同庭受审。

## 图说二胡人生轨迹



一行人走过顺义区北小营镇前鲁村。胡氏兄弟在这里长大。



出狱后,胡亚东开办了北京东六环停车场,这里成为他主要犯罪地之一。



2004年至2005年,二胡团伙在北小营镇非法大量采砂,获取巨额利润。



2006年7月11日,北京二中院开庭审理二胡案。检方指控该团伙13宗罪53起案件。

## 【发家过程】 从小烟贩到“黑帮大佬”

“胡亚东跑了,弟弟胡亚风就在当地给他打理相关事情。”

胡亚东,1961年4月生,弟弟胡亚风比他小一岁,绰号“老二”。来到顺义县城之前,他们生活在顺义区北小营镇前鲁村。

李进民(化名)在顺义开了一家娱乐场所,因此与胡亚东相熟。据他回忆,在摆烟摊之后,胡亚东开过歌厅,后来又开了顺义县东东汽车修理厂。而在其经营这家修理厂期间,胡亚东便已初步显示出了其称霸一方的能量。在伤害张国立案案发之后,胡亚东关闭了东东汽车修理厂,逃到广州。

“胡亚东跑了,弟弟胡亚风就在当地给他打理相关事情。”李进民说,胡亚风当时是顺义棉纺厂副厂长,在“摆平”张国立案

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大半年时间后,胡亚东再次回到顺义,开始做起了“汽车”生意:别人盗窃来的汽车,由他来销赃,前后销赃汽车达80多辆。1999年10月,胡亚东因犯销售赃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1年,胡亚东刑满释放,已是一副“黑帮大佬”的气派。

“当时,顺义区所有的地痞流氓都来了,在顺义大明烧烤城为他接风,还有人当场送给他一辆奔驰S600轿车。”李进民说。

而二胡团伙真正有所作为,也正是在胡亚东此次刑满释放之后。检察机关所控53起案件,几乎全发生在2001年之后。

## 【黑钱来源】 非法采砂成为其“钱袋”

“看到挂着那个‘古月’的牌子,他们的车队就畅通无阻。”当地村民描述,胡亚东团伙采砂的车队,堵满了长达9里的公路。

检方指控显示,在大量敲诈勒索、销售赃物之外,非法采砂成为其主要资金来源之一。

由于特殊的地质关系,在北小营镇牛富屯村、东乌鸡村等村庄范围内,地表的一层土壤之下,全是砂石。而对这些砂石进行开采,是顺义区及北小营镇两级政府出公告严加禁止的。二胡团伙无视这一规定,从2004年4月开始,大肆进行非法开采。

牛富屯村一村干部告诉记者,当时他们村曾对这些砂石严加看管,不让人来开采,但自从2004年4月二胡团伙来开采后,便制止不了了。

“胡亚东那帮人,有30多个,每人拿着一根一米多长的钢钎,把守在路口。”这位村干部说。据他回忆,他曾打过四次110报警,每周打一次。第一次,顺义区公安分局的防暴警察来制止,胡亚东一伙人还把防暴警察给打了,后来警察开了四枪,才把他们镇住。

随后,警察把胡亚东的拉砂车押送进城区,“拉砂车足有200多辆,从晚上8点一直押送到次日早晨,还没有送完。”但不久之后,胡亚东一伙仍旧过来挖砂,这位村干部再打电话报警,就没有人来管了。

东乌鸡村一名村干部向记者介绍,因为有别的团伙也想过来挖砂,因此在采砂场经常发生打架现象,而最后胜出的,无疑总是胡亚东一伙。

“看到挂着那个‘古月’的牌子,他们的车队就畅通无阻。”当地村民描述,在胡亚东团伙公开采砂最疯狂的时候,其采砂的车队,上行下行,堵满了从北小营镇到牛富屯村长达9里的公路,其他车辆无法通行。而胡亚东的拉砂车队,则都有一辆挂着“古月”标示的牌子的汽车在前带队。

检方指控,2004年4月至2005年1月,二胡团伙非法采砂94万立方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300万元,非法获利240万元。

## 【案件定性】 北京首例黑社会案

警方对二胡团伙成员的抓捕,是在2005年5月26日晚进行的。

### 顺义街头最后的疯狂

就在两个月前,二胡团伙还在顺义街头显了一次威风。2005年3月20日晚8时许,胡亚东在顺义区金百万餐厅就餐时,席间认为刘某对其有怠慢之意,起意向刘寻衅。

胡亚东的手下李明志等纠集数十人,分乘十余辆汽车,持砍刀、棍棒等,以寻找刘为名,先后到顺义区的顺泰来歌厅、顺成文俱乐部、衡乐声皇歌厅等多家娱乐场所及沿途街道,一路打砸,路人见之无不躲闪。

这几乎是二胡团伙在顺义区的最后一次表演了。记者了解到,警方对其的抓捕,也正以这一事件为突破口。

“二胡”案最终被北京市检察机关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这是北京市第一个被如此定性的组织。

检察机关指控称,1996年至2005年间,二胡团伙在胡亚东、胡亚风的组织、领导下,以暴力、威胁等手段,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疯狂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利用其攫取的非法经济利益,通过豢养、发展、资助成员或成员亲属,扩张其犯罪组织规模,通过贿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购买枪支弹药,提升其犯罪组织违法犯罪能力,以支持该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起诉书认定,二胡集团在某些国家工作人员的庇护下,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 警察律师成“保护伞”

根据检察机关出具的起诉书,成为二胡案“保护伞”的不止是张国立案所涉两名民警。在胡亚东服刑期间,他还将一名警察拉下水。

检察机关出具的起诉书显示,2004年4月,胡亚东服刑期间,顺义区看守所民警彭银生曾擅自与胡亚东等人驾车到顺义区顺泰来歌厅,在歌厅门口,因张某无意中拍了胡亚东的汽车而引其不满,胡遂指使何立新、王续革对张某进行殴打。

2004年5月1日,仍旧是在胡亚东服刑期间,彭银生还与胡亚东一起到朋友家赴宴,其间胡亚东再次寻衅滋事。《新京报》供稿